

编者按 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一副苦口婆心的清醒剂。这三篇小小说，从生活的细节入手，塑造三个“褪色的白大褂”人物形象。优雅的叙事，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的同时，却给人们留下深层次的思考，廉洁行医，才是人类社会和谐的追求。

褪色的白大褂

（小小说三题）

□ 谷俊德（白族）

唐院长治蛇斑疮

唐院长从父亲亲中学到了祖传秘方，治疗蛇斑疮成了一绝。偏偏山里多病人，唐院长就被挂上阵，屡见奇效。病人痊愈后，磕头致谢说：“院长您真行！”有个单身汉被蛇斑疮折磨了三年，唐院长到山中挖药，中西医结合治疗。单身汉病好后，给他送来一只牛大腿，鞠躬说：“你治好了蛇斑疮，我感谢你——八辈祖宗！”唐院长大笑起来。

唐院长的手艺，真有两下子。蛇斑疮，是一种皮肤疾病，很顽固。书中叫带状疱疹，神经毒。它的症状主要是痒和痛，时常又痛又痒，又痒又痛，疼痒交加，病人倍受折磨。唐院长治疗蛇斑疮，采取两手抓，一手抓药物治法，一手抓心理疗法。病人到医院，带着痛苦来，带着笑声走，唐院长名气大了。

一日，唐院长接诊了一个胖子。胖子给他丢了一包烟。“你哪里疼？”“我背心疼！”“我晓得你害了蛇斑疮！”“你真是蜈蚣精变的？专门治蛇斑疮！”两人谈得欢。一个月后，胖子病好了，又给唐院长丢了一包烟，说：“你这号医生，应该往上升！”这一升，唐院长当了县医院的大院长。

唐院长偶尔走进病房，治病。手中叼的烟越来越贵了。偶尔乡里来的几个蛇斑疮病人，不愿意叫唐院长治疗。他们怕唐院长开进口昂贵的西药。唐院长也懒得管了。你看见县城有几个大院长穿白大褂，治蛇斑疮这种小病的？

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回，大名鼎鼎的唐院长患病了，还不轻！是蛇斑疮！很恶毒的那种。吃心的痒，钻心的痛，要命的苦！请了市里最出名的高手治，也不见好转！那位曾经提拔唐院长的胖子，在街头遇到人魔鬼样的唐院长，大吃一惊：“你……你这个蜈蚣精，诊不得卯蛇斑疮？”裸着上身的唐院长苦笑：“部长啊，医生哪能诊自己的病？”唐院长悔恨起来。

恶医生来了。他是土郎中，专治蛇斑疮。他到七星山采药，又亲自熬药，唐院长的病有了起色。恶医生把火钳烧红了，烤唐院长。烤得唐院长杀猪似的嚎叫，让整个大院子都听得清。恶医生只轻蔑地看着唐院长笑着说：“你这个蜈蚣精，应该天火烧！你还记得有一次，你收一个土郎中的拜师礼。那个贵重的手镯，是土郎中祖传了四代的传家宝！”唐院长大汗淋漓，惊讶地说：“您就是那个……土郎中？我……该死！”唐院长记起来了。有一次，土郎中患蛇斑疮，唐院长惦记了他家的“传家宝”。土郎中被逼着达成了交易。

唐院长病好了。他从家里走出来，显得格外轻松。可唐院长从此并不轻松。第二天，他走进了留置室，他因贪污受贿被留置了。

恶医生成为县里最有名的治蛇斑疮高手，因为没有编制和单位，只能在街上当游医。唐院长出狱后，开了一家诊所糊口，专治蛇斑疮。恶医生也去赶热闹。开业当天，一块写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匾额，高高地挂在诊所，是恶医生送的贺礼。唐院长对着匾额苦笑。

大嘴巴吃甲鱼

大嘴巴是一个乡医院的院长，因为嘴唇厚，又好吃，被村里喊成“大嘴巴院长”。

大嘴巴院长治病能干，中西医都会。遇到疑难杂症，他还用针灸，拿出小银针，几针下去，病人就喊：“啊——是的，不痛了！”大嘴巴院长还会一点巫术，就是不用药，给病人治疗，相当于一种精神疗法或心理安慰，这种廉价的治疗，村民都喜欢。于是村民每有好吃的，都喊院长。大嘴巴院长也不卖关子，有时还喝上二两。

村里有个养甲鱼的铁头，与大嘴巴院长成了至交。大嘴巴用银针弄好了铁头的哑巴女儿。铁头的女儿四岁了，从不说活。铁头急了，各个大医院也跑遍了，女儿还是哑巴。大嘴巴用针灸，打通了哑穴，铁头女儿终于叫出声，能喊“爸爸！”了。铁头让女儿拜大嘴巴院长为“干爹”。亲戚越走越亲。铁头知道院长爱吃甲鱼，他贷款养起甲鱼。大嘴巴院长成了吃甲鱼的大客户。

一天，大嘴巴院长到铁头家吃甲鱼。闲着无事，他跑到大脚盆里捞甲鱼。不小心被甲鱼咬了手指！铁头慌忙跑上前帮忙，可这只甲鱼，往死里咬！咬得大嘴巴院长嗷嗷叫！铁头想尽办法解救，又是拖，又是拉，又是扯，又是拽，可甲鱼就是不松口。那就用刀杀，杀甲鱼的脑壳！可不成，因为这只高贵的甲鱼，是一只“金龟”，颜色像金子，

那模样是一等好货！还因为这只甲鱼，是刘副县长预定了的，铁头准备下午就送进城，不料节骨眼上出乱子。大嘴巴院长被这家伙盯上了，还咬到了食指！这根食指，可是院长的“捞钱手”啊，院长开处方、扎针灸、签字报账……都离不开这根指头，指头要是咬断了，哎！医院的天都要塌下来不成？

铁头犯难了。甲鱼和院长，他都不能得罪啊！偏偏来了事！一个护士大惊失色地跑来报告：“院长，院长不好了，县卫生局局长来医院检查，喊你快点到岗！”大嘴巴院长被甲鱼困死了，甩又甩不脱，犟又犟不赢！他灵光一闪，大声说：“找局长解决去！”

县卫生局长是个女孩子，第一次遇到这种场景。一个院长被甲鱼咬着手指，面色惨白，不停地喊叫。局长也要救死扶伤啊。局长喊其他医生帮忙，效果不佳。局长火了，拿着手术刀，一刀杀了甲鱼的脑袋。甲鱼死了，大嘴巴院长活活了。而在现场看热闹的铁头，哭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喊：“我的甲鱼没了，这是副县长拿钱定好了的！”看热闹的人群都大笑起来。

局长批评院长，凶凶地问：“你为什么被甲鱼咬？”大嘴巴院长说：“我到村里为养殖大户投药，这些甲鱼没良心，就咬了我。”局长又问：“甲鱼为什么只咬你？”院长说：“我好吃啊！今天下乡，没有吃饭，想弄一条甲鱼解解馋！”女局长脸色渐渐阴暗下来，凶凶地说：“你技术好，医德差！你就管不住自己的一张大嘴巴！”

大嘴巴院长被免职了。铁头拿着厚厚的的一摞签单，找到新任的院长说：“这些单，都是大嘴巴院长吃的！”

这些账单递到县卫生局长手中，局长大发雷霆，第一次吼叫：“要院长拿钱买单！喊外科医生——把大嘴巴院长的嘴给缝合起来！看他还——吃不吃？”下午，局长开党委，剖析大嘴巴院长公款吃喝案例，讲述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医学内涵。她用中医哲理，告诫手下的白大褂，要廉洁从医。

“野猫腿”钓鱼

“野猫腿”是虾米乡卫生院副院长，因为喜欢跑来跑去钓鱼，被网友们喊作“野猫腿”。

“野猫腿”钓鱼，一般利用周末，开着私家车，到各个钓鱼点忙活。他钓鱼水平高，别人钓不到，他去了，稳稳地拿冠军。看着一条条被钓上来活蹦乱跳的鱼，“野猫腿”高兴地喊：“鱼啊鱼，你别怪，你天生下来就是一碗菜！”其他几个鱼友恭维说：“你这个鹭鸶君，真厉害！鱼儿见你骨头酸！”“野猫腿”得意地把自己微信号，叫做“鹭鸶君”。

“野猫腿”钓鱼，钓竿贵。所谓“好马配好鞍”。钓竿他自己购买。一天，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也来到“野猫腿”边钓鱼。两人成立“驴友”，不时地交流垂钓经验，几杯酒下肚，两人成了铁杆哥们。

不久，“野猫腿”的钓具更高级了，都是名牌货。连“野猫腿”开车的油费，都由别人出钱。这些事，只有“野猫腿”和包工头知道。“野猫腿”爱钓鱼，他眼中盯着的是“鱼”，而包工头紧“盯”着的是另一条“鱼”——“野猫腿”。有人曾经提醒他，不要上包工头的当。可“野猫腿”拍着胸脯说：“堂堂的院长，钓鱼会出何事？你们太大惊小怪了。”

有一次，“野猫腿”钓鱼真的出事了。他在一个偏僻的水库里钓，脚一滑，“扑通”一声掉入水中。他是个“旱鸭子”，眼看就要出大事。只听到又一声“扑通”，有人跳下河，救“野猫腿”上岸，是包工头。

包工头成了“野猫腿”救命恩人，“野猫腿”拿他当亲兄弟了。当然，“包工头”有活干了。医院危房改造工程，被他包揽了。医院药材采购，包工头也“插”一脚，尽管不符合规定，可“野猫腿”打通关系，让包工头有油水捞。从此，两人还钓鱼，只是“野猫腿”私车里，多了一个箱子，是包工头送的。

不久，“野猫腿”钓鱼摊上大事了。他后背箱的钞票被发现了，人赃俱获。

这次，“野猫腿”后悔了，哭啊！他对妻子说：“我喜欢钓鱼，别人钓我的鱼！我为什么被别人钓啊！”办案人员警告他说：“中医上说，‘阴阳乖戾，疾病乃起！’你酷爱钓鱼，陷入泥潭中，破坏了阴阳动态平衡，你的贪腐病产生了！而你没有及时治疗止损，导致病人骨髓，无药可救！”学中医的办案人员，给“野猫腿”上了一堂生动的理论课。

“野猫腿”所有钓具，被他妻子一把火烧了。妻子狠狠骂：“鹭鸶君！呸！害人精！你成了别人的一碗菜！蠢！”

吃完晚餐一起走在小区，一阵风夹着一团寒气迎面而来，小泡沫屑刹那间黏在了头发上、衣服上，不一会儿，青的冲锋衣衣襟上滴挂着一片雪沫。

“呀！下小雪啦！”你笑着惊呼起来，一天的天气稳定，不曾想傍晚竟有这亮晶晶的惊喜。你笑着，淘气地和着雪蹦跳的节奏，拍打着青的冲锋衣。他也笑了，扭头看了一下你的头发和衣服：“回去拿把伞再散步？”“算了吧。”你笑吟吟地看了一眼他，心头有一点温暖。若能同淋雪，也算共白头，这位学医的教授大概不知道。想到这里，你竟觉得挺好玩的。

才走了数十步，风小了，雪没了，衣服上的雪粒瞬间通迹了。

“雪停了。”你又笑了。心里想幸好那句“天地初飘雪，人间共白头”没有脱口而出。

“是吧！”青的心情很是爽朗，“所以我们没有去拿伞是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下即是最好的。心中没有飞雪，坚定前行，好天气还是会来的。风云莫测，我们一路散步，都是难得的感受和体验。”

嗯！你重重点头，没想到教授是哲学家和诗人，还满满的正能量。

二

飞雪一瞬间，寒风依旧。

原来灰蒙蒙的天却逐渐晴朗，四周连绵的山尖上微微透出些盈盈的蓝光，像幽蓝的宝玉闪过柔和的光泽。复前行，风与自由又撞了个满怀，

过索溪峪

——索溪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漫记

□ 刘宏

梓木岗上

给每一块石头，
一个温暖的掌印。
给每一级台阶，
一枚浅浅的履痕。
给每一棵草，每一朵花，
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

给书以指的温柔，
给茶以唇的热情。
给窗以云，
给阳台以远方。给你
以披肩的秀发，栗色的——微卷。

给足下的条木和碎石
以春的回声，
以新芽破土的娇嫩。
给你阳光、雨水和过膝裙。
给你微笑，
笑容里有明亮的前程。

过索溪峪

轻一点，轻一点。
左手边轻颤的枝条上，
正在苏醒的
是麻栎鹅黄的芽尖，
是一串串椭圆形的伤痕，
一些咋呀学语的边缘。

轻一点，轻一点。
右手边，溪水切成镜面，
水草静默着。
悬浮的鱼，
青色的、银色的、浅黄色的，
微微睁开惺忪的眼。

轻一点，轻一点。
这云很轻，
这风大软。
这泥草香凉丝丝的滑过鼻尖。
这雨燕叽叽喳喳地，
将春街近邻家的屋檐。

午后

打开一本书。
不读，只是罩在脸上。
仰面朝上，躺椅的竹香
萦绕着墨香。

闭目，冥想。
阳光洒过来。
草儿怯怯地探出身子，
撩起一丝清风，半缕斜阳。

回忆是多余的，憧憬是多余的。
柳絮纷飞也是多余的。
尼采和柏拉图肩并肩走过来，
沿着溪水碎步的方向。

小院物语

推开淡绿色的窗，
阳光溜进来，
回忆溜进来，
我们溜进来。

二楼。外阳台上
糍耙和竹炭窃窃私语，
金钱桔和圣果果对视着。
倚栏而立的你，
如梦，如诗。
如天边绚烂的云烟。

在这个温暖的冬日，
在崇山脚下，澧水岸边，
有你，有我，
有竹影婆娑，有碧水微澜。
有幸福熏染着溪涧小院

飞雪一瞬间

□ 刘立娟

调皮地吹弄，只为你打声招呼，吹散你一天的疲倦。马路旁边的树枝正被修剪下来，一捆一捆扎好整整齐齐地摆着，牯牛卧在小房子外，脖子上的铃铛一阵一阵响着，清脆透亮。它盖了一层鲜艳的条纹被，铺在黑亮亮的背上，煞是醒目。

天空愈来愈湛蓝，只几丝灰色的云纱在夜空中舒展漫卷，像梵婀玲上流动的琴音。

一路走着，道路两边的风景变幻，心胸也随景致益发开阔。而寒风愈来愈小，最后全部消散。没有风雪，完全是一个晴朗的夜。

荒外疏野山南客，无风无雪武陵源。
有逢即画原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

三

“看，有月亮耶！”回来的路上，你扯了一下青的衣袖，指着云层里一处团团的云影小小地欢呼了一句。

“真的哦。像层纱布包裹了一个小灯。”他看得真仔细，你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哦，形容得很贴切。

大概是听到了青的话，月亮随行，竟一层一层褪去了她的纱衣，从云层里钻出来，像一面新

开的镜子，圆溜溜水灵灵地照耀着群山，照耀着人间。

看着月亮，你一下来了兴致，对着青说：“你知道吗？月亮还叫玉兔、夜光、素娥、冰轮、银盘、玉镜、冰镜、望舒、冰魄、冰团，好多好多名字呢！”

“中国的古诗词确实动人，连对月亮的称呼都是这样别致。”青顿了一下，清了几声嗓子。

“中国的诗人我最喜欢李商隐和蒋捷了。”“李商隐的《无题》和《巴山夜雨》特别经典，深入我心的却是他的《锦瑟》。”

“哦，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听着，低吟了诗句。

“我最有感触的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两句写尽了人生的遗憾，追忆美好却不可得，让人唏嘘感叹。所以不如珍惜当下，不惘然，清醒明白地活着，善待一切，每每回想都不曾遗憾。”

“说得真好！”你心诚服地点头。

“至于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雁断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真的是写尽了人生，说透了一生。”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飞雪一瞬间，弹指三千里，还是苏东坡的《赤壁赋》让人旷达。”你看了看头上硕亮的玉盘，眼里亮晶晶的。

两人相视而笑，不觉回至小区。互相挥手。散去。

野鸡铺的花开了。桃花、油菜花漫山遍野，香气四溢。周日，我带着舅舅和外公游览野鸡铺。

野鸡铺有诱惑力。外公年轻时谋生，曾经在野鸡铺做过苦力，时隔五十多年，想故地重游。天下着雨，我驾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杨家界大道上，外公讲起了野鸡铺的故事。野鸡铺因盛产野鸡出名，这里的野鸡美丽多情，它们守候家园，带来幸福和吉祥。前些年为了旅游促销，人们把野鸡铺更名为野溪铺，但失去了韵味，完全是低估了古人的文化与智慧。野鸡铺即为野鸡扑，张家界有一句谚语“追得像野鸡扑”，形容野鸡扑腾翅膀，一飞冲天。野鸡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每有刀兵，野鸡铺首当其冲。在这里，朱元璋派兵打过覃垕王，杨家将打过向王天子，人民解放军打过国民党和土匪。当地百姓害怕打仗，一有战事就跑路，四散而逃，像极了挣扎求生的野鸡。野鸡铺这个名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临近野鸡铺，道路两旁矗立着一栋栋精致的小楼，都是村民开的民宿。我开车直接到野鸡铺村委会。村委会是一栋两层小楼，干净明亮，朴素却不显简陋。蒙蒙细雨中，外公站在村委会前，望着宽阔的马路，林立的小楼，熙熙攘攘的游客，始终无法将眼前的景象和记忆中贫穷的小山村串联起来。村委会正前方是一个微型公园，面积虽小，凉亭花坛，体育器材一应俱全。此时凉亭里有两位老人在歇脚，于是外公上前攀谈。外公说：“你们好呀，我是桑植人，一九六九年我来你们这儿背脚当苦力，现在老了回来看一看！”两位老人满脸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这里鸟枪换了炮，已经大不一样！”外公忙说：“对呀！现在太富裕了。那时候野鸡铺只几户人家，除了两栋木房子，其他全是茅草屋。”两位老人接过话头：“政府修了公路，兴起了旅游，老百姓的日子比蜜甜。附近的居民都开起了农家乐和民宿，我们打个地铺都能赚钱！村子越来越热闹。”外公听完感慨不已，便告别两位老人，急着到村子里转一转。

村委会右边有一座桥，桥下一条溪流缓缓流淌，这条小溪叫箱子溪。我们沿着公路往清风峡谷内观赏，峡谷两岸都是高端民宿，古典的建筑风格，土家吊脚楼的设计，婀娜多姿的造型。小溪里流水潺潺，小溪对面每家民宿都用小桥连接到公路上。有一家民宿叫“回家的孩子”，院子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池水清澈，碧波荡漾。游客游泳，舒服爽快，整栋民宿，简单质朴，充满内心的宁静。

箱子溪是野鸡铺的母亲河，她真美！有几处河段看似已经断流，被无数石头拦住去路，细看却有涓涓细流倔强地钻过石缝，在不远处再次汇聚。整条小溪清澈见底，下雨天也不见丝毫浑浊，河底全是石块，一看便是抓螃蟹的圣地，我决定待到夏天再带孩子来戏水游玩。小路左边是成片成片的油菜花，蒙蒙细雨中，油菜花田呈现出一幅朦胧而灵动的画卷。细雨如丝如缕，轻轻拂过金黄的油菜花海，原本耀眼的明黄被薄纱般的雨雾笼罩，宛如一幅水墨丹青。雨滴落在花瓣上，晶莹剔透如珍珠滚动，与花蕊交织成一幅湿漉漉的金色梦境。海浪翻涌，雨丝似无数银色丝线将花朵串联。编织出混沌而诗意的景象。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与花海共同构成绝美的田园风光。田埂间泥土湿润芬芳，雨声与花香交织成春日的私语，每一朵花都似娇羞的少女，在雨中低语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希望。偶有花瓣被雨水打湿低垂，又倔强地抬起头，仿佛在雨中绽放出最温暖的笑容。

“看！那里有两只野鸡孵蛋！”游客喊起来。我远远看到，一片油菜田中矗立着两只白色的“野鸡”，旁边还有几颗白色的圆球，那是野鸡铺的地标雕像。走到雕像处，我们发现居然都用木板钉成，三颗蛋上分别刻了字：“张家界”“中湖”“白羽乌鸡”。原来这两只白野鸡是白羽乌鸡，我不禁疑惑：“野鸡铺的地标雕像不应该是野鸡吗？怎么是白羽乌鸡？”舅舅解答道：“所谓野鸡顾头不顾尾，野鸡行事一心往前不顾后果，野鸡铺的老百姓天生有灵性，他们敢想敢干，勇于拼搏，引进了白羽乌鸡进行养殖，经济价值较高。野鸡铺的名气大呢。”

时值正午，舅舅提议找家餐馆吃饭，外公附和道：“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当年我背脚的时候，尽管穷得叮当响，饿了也得买包谷饭和红薯充饥，野鸡铺的包谷和红薯真香啊！”我们选在路边一家餐馆，点了一锅猪肉炖玉米的火锅，服务员送来一大碗红薯，外公吃的津津有味。外公不禁感叹：“野鸡铺人真机灵，连红薯、玉米都是菜，他们不仅脑子活，人也淳朴厚道。”吃完饭出来已经雨过天晴，久违的阳光挥洒大地。我们回到村委会准备返程。舅舅说：“野鸡铺有三绝，山水一绝，民宿一绝，民俗一绝。山水和民俗我们游览过了。这里民俗文化活跃，这里的人能歌善舞，民歌、摆手舞、打锣鼓、花灯……惹得游客团团转！”

临走时，我最后望了一眼雕像，此时阳光给鸡和蛋镀上了一层金色，周围的油菜花开得格外灿烂。恍惚中，穷山沟里出了金凤凰，野鸡铺孕育出了金蛋蛋。

□ 钟钰伟（白族）

花开野鸡铺

